

家庭丛书

1

Philadeaiging

不老的爱情

6081

家庭杂志社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家庭》丛书

不老的爱情

主 编 李 骏

责任编辑 莲 子
舒宝明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华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1 插页 26.9万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306-00132-9

I·10 定价：3.70元

目 录

I	痴情的代价和离婚的文明	
	——朱明瑛的婚恋生活·····	胡思升
16	来自“梅花家族”的信息	
	——记著名电影演员向梅一家·····	天 云
25	刘松林和她的家·····	王 颖
36	爱，是纯真的	
	——杨希的婚恋生活·····	朱巾芳
46	琼瑶的情与爱·····	侯秀芬
55	冲出亚洲，汗水与泪水	
	——高丰文妻子的自述	
	·····	梁庆法 阿 今
63	一份充满爱意的离婚报告·····	石 湾
70	“地矿状元”骆正常的最后闪光	
	——《一份充满爱意的离婚报告》续闻	
	·····	石 湾
80	深深的歌和纯纯的爱	
	——记程琳，还有那位不该忘记的侯德建	
	·····	胡思升
90	重获失落的亲情·····	林 莉
98	杜聿明和他的妻子·····	黄济人

117	我们家庭中的文学与非文学	汪浙成 温小钰
127	春风难逾礼教关	
	——胡适的婚姻与爱情	李晚成
139	国共夫妇	
	——贺耀祖和倪斐君的故事	祝绍生
144	酒厂夫妻	周翼南
155	不老的爱情	
	——记丁玲和陈明	张水弘
163	访郭老的日本妻子安娜夫人	唐明中
175	傅雷的最后一夜	郁 木
182	理想之光是永恒的	
	——记正在反击谣言的宋佳、	
	张学津夫妇	余义林
190	啊，你们与众不同	
	——科学家兼诗人陈明远一家	李彩云
198	廖承志和他的母亲何香凝	梁海元
205	文学天地里的一群大雁	
	——顾工一家	苏理立
211	刘彩品和她的日本丈夫	
	张卫星 刘立华 陈汉忠	
217	最后的合照	
	——父亲阿英和我儿子之间的故事	
		钱晓云
227	我和孩子	姜、昆
232	诗人的婚礼	
	——老作家徐迟的爱情家庭生活	
		洪 洋

239	风雨三十年	
	——回忆我的丈夫胡风·····	梅 志
257	直挂云帆济沧海	
	——记体操名将童非一家	
	·····	萧 茵
266	孀婉同心六十年	
	——记俞平伯夫妇·····	孙玉蓉
270	“放开手，让孩子去闯！”	
	——记“体操王子”李宁和他的父母	
	·····	华 奋
279	让生活充满爱	
	——访李大维和他的新婚妻子俞阳	
	·····	向 阳
287	张瑞芳和她的家人家事·····	漆启泰
293	《曹雪芹》背后的动人故事·····	宗之英
298	我和大哥吴晗·····	吴浦星
307	梦里依稀慈母泪·····	秦 牧
314	凭着彼此相爱的心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恋爱、	
	婚姻和家庭·····	张水弘
321	我家权威·····	方 成
325	荧光屏后的他和她	
	——薛飞、王羽的恋爱、家庭生活	
	·····	纪 君
332	从天山飞来的大洋使者·····	史晓平
340	思乡曲	
	——马思聪一家·····	叶永烈

349	壮丽和谐的家庭旋律	
	——记刘海粟夫妇·····	丁 涛
355	未来属于真正的强者	
	——记著名电影导演吴贻弓	
	和他的家庭·····	汪天云
363	韩素音的家庭生活·····	叶永烈
371	李炳淑一家·····	秦瘦鸥
376	忆冠华·····	章含之
383	我的家庭·····	郑逸梅
387	末代皇姑话今昔·····	金 汕

痴情的代价和离婚的文明

——记朱明瑛的婚恋生活

□胡思升

青纱帐里的邂逅

少女的初恋，几乎都是痴情的。朱明瑛痴情的初恋，来临得早，带有纯情、乡土气息。

北京南郊的护城河边，一片玉米地，郁郁葱葱。夏日的清晨，朱明瑛趁着暑假的空闲，每天从她的家——破旧的小院，出门去舞蹈学校练功。十五六岁的少女，扎着小辫，欢跳着在土路上行走。几乎每一次，她走了一段，都要被一串清脆、悦耳的笛音所吸引，侧耳倾听，然后继续自己的行程。

“这是谁呀！起得比我还早，每天都在练笛子？”朱明瑛心中的疑团，一天天增大。有一天，明瑛决心侦察一番。她钻入青纱帐里，蹑手蹑脚，循着笛音向发源地走去，推开密密的玉米杆，一层又一层。

突然，她看见了一个青年小伙，穿着背心，背朝着她，在认真地吹黑管。小伙子听见身后的响声，猛地回过身来，双方的目光相接了。原来，过去见过面，是住在离她家不远的邻居M。大家腼腆地相视一笑。护城河畔的笛音，青春少年的勤奋，朦朦胧胧的嫣笑，在一个少女的心坎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爱情萌芽了。是早了一点，这是有缘由的。艰难的家境，迫使朱明瑛的母亲把几乎全部精力放在维持一家几口的生计上。一个处在发育阶段的少女，得不到多少感情的温暖。

她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反正有一种想接近这位异性少年笛手的欲望。收到他的一封意图不明的信，小明瑛第一次瞒了母亲。她开始有自己的秘密了，当然，在心底深处。

M，也被什么奇妙的磁石吸引，来她家串门了。明瑛的母亲不知来由，只知道M家里尽是男孩，所以最小的儿子被当作闺女使，蒸馒头、烙饼什么的，M都在行。明瑛的妈妈经常笑着开玩笑说：“我家全是丫头，我拿明瑛把你换到我家来吧！”

果然，M有一天寄宿到明瑛的家，那是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旧房，简陋，没有多少陈设，纯真的爱是不需要录音机的伴唱，或者是电冰箱的凝结的。明瑛把她心爱的M拉到自己的家——尽管朴素无华——是因为心疼他，也是因为自己的心里也隐隐作疼。在爱情的园地里，欢乐和痛苦总是一对永不分离的孪生姐妹。

第一次嫉妒

这已经是“文革”的锣鼓敲响的岁月。M所在的文工团分成两派打派仗，在一次激烈的武斗中，M的头部被砸伤流血，被同一派的一位“女战友”掩护撤退到她的家，看护起来。

明琰闻讯，急忙骑车从和平里赶到西城的礼士路。正是艳阳天，骑了一小时的车，唇焦舌干。来不及给自己润润喉，买了一支冰棍，拿着走进那位“女战友”的家。只见M的头上缠着纱布，躺在床上。明琰的眼睛，瞧不见旁人，急忙把唯一的冰棍塞给M。不知怎的，这位“英勇负伤”的“战士”板着脸埋怨：“怎么只买一支？还有她们呢？”明琰这才注意到，“女战友”和她的小妹妹也在一旁。

好委屈！这是M当着她面第一次不友好的发作。她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明琰忍住眼眶里转动的泪珠，一抬头，一扫眼，看见“女战友”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女瓷娃娃。这不是……明琰第一次尝到了嫉妒的滋味，眼泪扑簌簌流下。她拔脚朝门外冲去。

明琰送给初恋情人的信物就是这个瓷娃娃。这是一对瓷娃娃的一半，另一半——男瓷娃娃——留给了自己。无论走到哪里，瓷娃娃都跟随着他和她，象征着思念，象征着未来的结合。可是，万万没有想到，M把这个不同寻常的瓷娃娃送给了……

越想越觉得形势不妙：有人要夺爱。女儿不能再瞒母亲了，明琰提出：把M接回家里来养伤。妈妈为难地说：

“我们才一间房，怎么住？”明璞顾不了那么多繁文缛节，让M睡靠墙的小床，她和妹妹、妈妈三人睡大床，就在一个屋檐下，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

妈妈是个有文化又有阅历的人，特别在婚姻上，有着不幸和伤疼的痕迹。她不很赞成女儿和M的恋情，常对明璞说：“你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痴情的女儿一听就不高兴，跟妈妈抬杠、争吵。

少女！你为什么这样痴情？一痴，就少了理智的分析；一痴，就认为自己的恋人任何举止都是魅人的，任何言谈都是可爱的，任何思想都是高超的。可是，这种纯真的迷恋，岂止是朱明璞独自的呢？！

玫瑰色的异彩和褪化

M，浓眉大眼，中等的匀称身材，浑厚的嗓子。这个男子汉，身上装饰着的奇妙的形与色，吸引了朱明璞。这是男性外在的美，犹如开屏的孔雀。相貌，是恋爱速成的主要媒介。再说一万遍大道理，这仍然是颠扑不破的。有人可能因此而误了终身，后悔莫及。古今中外，多少文艺作品涉及这个奥妙的道理，但是，后来者仍然在爱情之路上盲目行走。朱明璞在爱河中沐浴。当M把娇美的爱人拥抱在怀中亲吻和抚爱的时候，朱明璞的眼前只看到一种色彩：玫瑰色。但是，在日常的相处中，不知怎的，总有争执，几次闹到要吹。有一次，他俩决定终止这场爱恋。为了纪念，M剃了个光头，明璞剪短了头发。爱情的游戏是奇妙的，不久，俩人又和好了。

他们是在那个不讲感情的年代最终缔结感情的盟约

的。1969年3月8日，他们到街道办事处领取结婚证。办完这件终身大事，已近正午。爱恋不能代替面包，他们俩在路上买了几两包子，一边走，一边分食着。回到鼓楼旁的7平方米的新房，穿上唯一新添置的布花袄，迎接不多的来道贺的亲友。送的礼品，大多是那个时代引以为荣的同一个人的像章。

婚后两个月，朱明瑛怀孕了。在这之前，新娘子没有性的基本知识。中国人是忌讳“性的教育”的，虽然这是谁都要面对的。结果打了胎。不久，又怀孕，终于生下一个男孩——欢欢。在分娩的阵疼时刻，难熬的痛楚使得朱明瑛后悔结婚，但一看到从自己体内分娩出的婴儿，一种爱怜的感情油然而生。这就是母爱。朱明瑛的感情又增添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不少男人，如同诗人拜伦的名言所说：“既不能和女人一起过生活，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他们没有想到女人即使做了妻子，也应该有她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尊严，独立的理想和追求。这些男人们要求的只是一个操持家务的主妇和给他以爱抚的女人。为什么有学问、有事业的女子不易找到理想的伴侣，因为男人们的私下看法是：

“同这种女人结婚，光上一所大学不够。”朱明瑛同M的相恋和结合，前后共12年，但彼此并不认识得很深刻。保尔·李察德有一句名言：“结婚之前要睁大眼睛，结婚之后要半睁半闭。”这是因为，一对痴情相恋的人，本能地会在他和她的本性之外，增添许多自我描绘的光彩。朱明瑛的痴情和纯情在于，结婚之前，她眼睛睁得不够大，而在结婚之后，她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朱明瑛和M这对新婚夫妻共同遵循着“文革”三部

曲：打派仗、结婚生孩子、做家具。他们不同的是，M眼看着没有什么奔头，就混着过日子，而朱明瑛虽然不知道哪天有出头之日，仍然不想混日子，学习（包括学英文）、练功不断。她始终有一种上进的劲头和对事业的苦苦的追求。

这就可以理解，朱明瑛在奋斗之路上越是前进，她和M的分歧就越是增大。他和她争吵的典型语言是：

“我要的是老婆，不要你的名。”M嚷着。

“事业是我生命的支撑点，没有事业，我活不了。”朱明瑛喊着。

朱明瑛为当年对恋人的痴情付出了代价，也为如今对事业的纯情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是昂贵的。

不成婚，何必成仇

一对夫妻，不幸婚姻破裂，分手的方式，离异前后的相互对待，是各有千秋的。这种千差万别，受着不同的“灵魂”的驱使，映射出精神境界的高低，也被传统的戒律所制约。

不同凡响的世界著名女影星英格丽·褒曼离开人间的那一天，正是她降生于世的同一天，她活了整整67个年头。当她弥留之际要求浅尝一杯香槟，含笑告别她献出了47部影片的人世间的最后时刻，她的离了婚的丈夫也赶来吻别。其中的哲理是：婚姻不能维持，但有所相知的友情应该维护、珍惜。这是另一种价值观，是我们不太理解的。

中国人的许多婚姻悲剧，是以成亲开始，以成仇告终的。从而，过去最亲切的双方，比陌生路人还要陌生，比

世代家仇还要记仇。相互的伤害、人格的侮辱、彼此的丑化，挑动子女去反对他们的父方或母方，以及财物的争夺，演出一幕幕不堪入目、入耳的不文明的活剧。其中的哲理是：不成婚，必成仇；你要自由自在，我让你永世不得好活。这也是一种价值观，我们太熟悉了，因而“久而不闻其臭。”

朱明瑛的夫妻关系和婚姻生活，一次又一次地面临危机。她和他，也象许许多多凡人一样，争吵过，翻脸过，同意分手而又和好过。她和他，都在不同的时候，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作过和好的努力。朱明瑛在夹缝中艰难地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熬过了通常的女性所难以熬过的日子，度过了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难关。人各有志，她热爱人生、醉心艺术、有着不休止的追求。她的追求、她的憧憬，第一位的东西，不是一个朝夕卿卿我我的大家庭，关起房门，一心营造个人和夫妻、儿子三人的安乐窝。她倾注了绝大部分的精力、心血于自己独特的歌唱艺术。先是唱非洲和阿拉伯歌曲，接着是菲律宾、巴基斯坦、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歌曲，然后又是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不仅是外国的，还有本国的，包括台湾、香港的，用普通话，也用英语、粤语唱。不是应付、赶时髦，每学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歌，朱明瑛总是从语音、发音学起，精益求精，因而维妙维肖。她为歌唱而先后涉猎过26个国家的文字，其中的苦辛、毅力和韧劲，有谁能知道呢？

丈夫M，不能说没有支持过妻子从30岁开始的大改行，但是，年长日久，M有点不耐烦了。他咆哮过：“我要的是媳妇，不是你的名！”朱明瑛也黯然地叹气：“M，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可能是个不合格的妻子。你看，我都没

有为你钉过一个钮扣。我对不起你。”生活上的服侍，确实不多。朱明瑛只记得为M打过一件毛衣，还一只袖子长，另一只袖子短。

夫妻之间，有权利，也有义务，因而西方人把婚姻形容成契约，叫做婚约。但是，要维持婚约的美满、和谐、充实，真正达到心心相印，就不能只凭藉权利和义务，而要有对生活、对人生的近似的理解，对理想、对事业的苦与乐的分担与分享，对家庭生活和情趣的默契和宽容。

朱明瑛懂得中国的国情，一个一旦离了婚的女人，仿佛就要在人格上矮上半截。而且，不巧的是，或者说，巧合的是，朱明瑛在奋斗之路上取得的成功和她在婚姻之路上遭到的失败，几乎是同步的。这就更招来闲言：“哼！女人成了名，就把丈夫甩了！”这多难听！

她作过最后的努力。为了增添对艺术的共同兴趣，朱明瑛用她迷人的歌喉，在夜深人静之时，为M念社会上流传的畅销小说。正当朱明瑛被小说故事的曲折、起伏和主人公的多灾多难，以及作者妙笔迷住而进入角色之时，M却进入了另一个梦乡。朱明瑛的泪水，无声地流满脸颊，沾湿了她胸前的绸衫。

遥望窗外宁静的夜空，朱明瑛回忆起几年前的一个夜晚。突然，大地的四周传来轰隆强烈的鸣响，一刹那，楼房猛烈地震颤，就象一只巨人的手摇动儿童用积木搭成的玩童儿。朱明瑛在睡梦中被丈夫急促的动作摇醒：“快下楼，快去，是地震。”不由分说，M把仅仅穿着贴身乳罩和裤衩的朱明瑛从蚊帐里拉出来，连拖带抱地从四楼朝下跑。M原来在部队呆过，他以军人的敏捷、勇敢和冷静采取了保护妻子的果断措施……

M是个好人。可惜的是，好人并不等于好丈夫或好妻子。两性的结合，有着更强烈、更微妙的内涵。朱明瑛从回忆中收回自己的思索，看见桌上放着的杂物，这是M从寄售商行买来的，还有一副他爱玩的扑克。人生的追求，是多么的不同，而又是多么深地带个人长期形成的烙印啊！

朱明瑛所以在“事业拼搏”的关键时刻忍痛离家，搬到歌舞团的办公室去住，倒不是夫妻不和后的分居，而是要寻找一个能够刻苦自学、自励的宁静的环境。就业余学英语这一项来说，一天至少背25个单词，在家里的干扰就太多了。

要分手，想分手，而又一步三回头。同M的裂痕，一天天加深。1980年，正是朱明瑛初露头角而需要付出更多劳动，也需要更多支持的时刻，M却更加不能忍耐不象媳妇的她了。争吵，伤人的言语，摔东西而生气，成为他们那一间15平方米的小屋内越来越常见的交响曲。

在困扰、痛苦的浪峰之颠，朱明瑛随歌舞团访问北非四国。在舞台上，是欢腾的喝采、赞美和掌声，卸完妆回到下榻的旅馆，婚姻的矛盾和痛楚在心底深处煎熬。

痛苦，痛苦，我心中充满了痛苦。

我不愿看到我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告诉我，爱情的路应该如何走？

地中海滨的倾诉

深沉、哀婉的《心中的痛苦》，伴着有力的非洲手鼓，敲击着朱明瑛的心扉。她无法排遣，信步走出阿尔及尔的

海滨旅馆，朝海滨走去。浩瀚的地中海啊，你知不知道我心中的波涛，逐浪有多高？！

海水共长天一色。艺术指导D也在海边漫步，欣赏这自然界的杰作。朱明瑛在海浪的拍打下向D倾吐了心中的痛苦和愁闷，叙述了她和M之间多年来的纠葛、冲突。D在婚姻关系上有比较开明的观点，说：“明瑛，如果你说的一切都属实，都真诚，我为你作主，回国后去办离婚。没有感情的关系，终究是不能持久的。”

告别北非的山山水水的前夕，歌舞团的演员们都到市区采购纪念品，带回国赠给至爱亲朋。朱明瑛走过一家钟表店的橱窗，被耀眼的照明灯映射得熠熠发亮的各式男女手表所吸引，真是精美绝伦，巧夺天工！她停住了脚步，移不动位置，难以忘却的一桩往事，又呈现在眼前：

1969年初春，她和M，一对青春的恋人，在艰难的岁月里筹备艰难的婚事。物质的欠缺损伤不了感情的浓烈。为了安顿好鼓楼俯视下的一间狭小的新房，总得添点什么。床，用单人床加两只木凳，上铺一块木板，权充新床。两个人各自的家庭，经济拮据得经常吃虾米皮拌酱油或者大葱加黄酱，哪有余钱？M狠了狠心，把他手上戴的一块表拿到寄售商行卖了80元，办了婚事。

新婚之夜，一对新人偎依在一起，新娘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我要用自己的钱为丈夫买一块质量高的新表……

朱明瑛在异国的这个钟表店，掏出了所有的零用钱，为丈夫——可能即将分手的丈夫，买下了一块名牌的男用手表。离异，只是婚姻关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人与人关系的断绝。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活得不易啊！

M戴上了妻子从国外捎回来的手表。但是，物质的馈赠弥补不了感情的鸿沟。双方都不能，也不愿从自己人生观的阵地上退却，矛盾又趋于白热化。

分手的时刻

离婚协议书终于起草好了。几项条文，并不复杂，双方都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刚签完字，十几年相爱和结合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朱明瑛控制不了错综的感情，扒在M的肩头上，啜泣起来，喃喃地说：“M，咱们非要离婚不可吗？”

M，也是一个有独特性格的男子。婚姻之路既然山穷水尽，片刻的犹豫，并不能替代长久的思索。他没有答复，毅然地走了出去。

朱明瑛震颤了一下，眼泪停住了。她的心中升起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念头：分离。同M分离，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巧，歌舞团马上要到外地演出，抽不出办离婚手续的时间。出发前朱明瑛头上挽着演出时经常梳的发髻，到鼓楼去向儿子欢欢告别。走进小屋，M、欢欢、婆婆都在睡午觉。开门声使M惊醒。他一见妻子的打扮，一种莫名其妙的怒气从心内升起，一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拳头。婆婆、欢欢、姨婆又劝又哭，M才住手。

朱明瑛愤而回到歌舞团宿舍，前脚刚进屋，M后面跟着来了。他一把拉住刚挨过他打的妻子，抚摸她的头发：“打疼了你没有？我错了。”朱明瑛的答复是：“等我演出回来，马上办离婚！”